

營口文史資料

第 五 輯

一九八七年三月

目 录

痛歼顽敌·收复营口·····	郑 珊 (1)
关于营口起义的回忆·····	傅连和 (20)
营口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	王凤仪 (27)
清末一场捍卫渤海领海主权的斗争	
——高景贤事件·····	王凤仪 (31)
营口海防练军营和昭忠祠·····	王凤仪 (35)
营口支线的修筑及牛家屯车站西迁始末·····	伊广谦 (37)
营口港回顾·····	赵大志 (43)
营口“九·一八”事变目击记 (三篇)	
·····孙宇辉 魏景业 杨际明	(46)
营口茶栈的没落·····	曲名奕 (53)
从兴茂北栈看营口“大屋子”·····	孙正南 (58)
漫谈营口市民的生活用水·····	何凤瑞 (63)
我所知道的营口渔业局·····	原文石 (67)
记海边警察队及其营口分队·····	王富海 (70)
盖县万福庄辛亥革命起义·····	纪广闻 (74)
日本帝国主义在盖县的奴化教育·····	叶剑忠 (80)
盖州抹银与银市·····	常万智 (87)
民国时期的盖县医药业·····	蔡兴权 (90)
盖州柞蚕史简述·····	张永夫 (93)
盖州上帝庙·····	张永夫 (98)

熊岳风物记.....王耀华(102)

——喇嘛古洞 石棚古迹 龙潭瀑布

关于北京和平解放前后的见闻.....李大可(106)

营口庙宇散记(之二)

——老爷阁.....闻 石(113)

痛歼顽敌 收复营口

郑 珊

编者按：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至十五日，我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在田庄台至营口一线抗击国民党五十二军二十五师的大举进犯。参战部队，英勇杀敌，苦战一周，收复了战略要地营口。这次战役共毙伤俘敌一千七百五十九名（其中在市区内歼敌一个加强营计七百余名），折敌锐气，树我军威，是解放战争中辽南战场首战成功的战例。

本文节选自郑珊同志撰写的长篇回忆录。郑珊同志，原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十师二十九团副团长，是这次营口战役的参加者，并在“大白楼攻坚”中担任第一线指挥员。

※

※

※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疯狂推行内战政策，妄图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他们一方面大举向解放区进兵，占领各处军事要地，一方面玩弄和谈阴谋，欺骗国际、国内舆论，幻想建立蒋家王朝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和“南守北攻，力争控制东北”的

决策。为此，派出四分之一中央委员、两万名干部来东北工作，成立了中共东北局，以彭真同志为书记。同时，从山东、陕甘宁、冀东及其他解放区调出十万大军出关北上，建立东北民主根据地。我们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独立团，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奉命来到辽南的。当时驻防大石桥镇，番号是东北人民自治军二纵（后改东北民主联军四纵）十师二十九团。

我下面所记的，就是我团在营口地区所经历的几次战斗情况。

一、军情紧急

一九四六年一月，东北天气特别冷。大石桥镇内一片冰天雪地，马路上的积雪被车辆和行人碾压得象镜面，瓦亮溜滑。汽车轮子不挂防滑链跑起来直打滑，马蹄子不挂上特制的“冰掌”，马就会摔跤。

我四纵十师二十九团，从辽南东部山区剿匪归来，正在大石桥镇总结经验，整训部队。一月七日下午四点钟左右，一辆白色的日本造大客车“嘎”的一声停在团部办公楼门前，师长杜光华、政委李冠元同志领着几位参谋、干事、秘书，下车直奔团部办公室而来。他们的行动是这样匆忙，事先也没有打招呼，我和车政委及团部的其他同志都感到很突然，意识到将有紧急战斗任务。

原来杜师长一行是从海城纵队司令部开完会刚刚回来，路过这里的。因国民党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于一月七日进犯田庄台，企图进一步占领营口，所以师司令部决定我团向田庄台开进，增援驻防田庄台的三十团。

杜师长和李政委都是沙场老将，指挥坚定、果断，素以

沉稳见称。但这次来，因军情紧迫，从表情上看有些急躁，见面行了军礼之后，杜师长连忙在桌子上铺开军用地图，用食指指着图上标注的方位，下达命令：

“敌人现在集结在这里，”大家的视线集中到一个点上——田庄台。杜师长继续说：“明天拂晓前袭击它，你团立即出发，一定要按时到达。”他抬起身子，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我和车政委的脸。“你们听明白了没有，一定要在明天拂晓前打上！”下达命令结束，他收起地图，交给随行的作战参谋，然后说道：“请李政委讲一讲。”

这时，李政委已反复看过几次手表，说没有时间了，师部另两个团的任务还要马上去布置。两位师首长匆匆登车，车后拖着一股浓烟，渐渐远去，消逝在隆冬的暮色中。

二、雪地夜行军

田庄台到大石桥的距离不算太远，按照我团往常的行军速度，有把握在拂晓前进到指定位置。但是，北方的雪路对我们这些习惯于海南生活的指战员来说，是一个重大障碍，没膝深的雪，结冰的路，一驰一滑，走起来实在艰难。再加上部队刚进驻城市不久，环境变化了，新战士增加了，纪律略有松弛，和平麻痹思想逐渐滋长，战备观念有所淡薄。因此，上路之后，我就发现许多战士都背了一个大背包，连和营的“大行李”也不少。有的炊事班竟然把饭菜装了几大桶挑着走。不要说这是一次紧急战斗行军，就是一般的军事演习行军也绝不允许带这么多坛坛罐罐。为了保证完成上级命令，我只好下令，部队一律轻装，把所有的担子、大行李、大背包一起就地留下，以营为单位派人送回大石桥。

夜幕下，队伍在缓慢地前进，一望无际的雪原，分不清

那是田埂，那是道路。后面的人只能按照前面的人留下的脚印走，稍一不慎，就掉在雪坑里，丢了鞋子。我估算了一下行军速度，虽然指战员个个累得汗流满面，心急火燎，但每小时最多前进五华里。

三、古树村遭遇战

天将破晓，队伍走过了东古树子村。前卫刚接近西古树子村，发现迎面开来一支吵吵杂杂的部队。得知对方是敌军之后，立即展开战斗。激烈的枪声连成一片，各种口径的炮弹也发射过来了。

“遭遇战！田庄台的敌人出来了。”我的脑海里立即出现了这个念头。这时，我发现身边除团部警卫连外，一支战斗部队也没有。从西古树村西，也传来密集的枪炮声，估计各营在那里也和敌人交手了。

我们团部面对的敌人，火力很强，人数多于我们数倍。而且敌人仅是先头部队，后续部队将很快向这里聚拢。我命令警卫连占领一道土堤，敌人几次冲锋都被击退了。这时，又发现大股敌人在东北方向移动，企图包围我们。我们所处的地势很不利，而且又是以团部机关同敌人战斗部队较量，这等子拿心脏去迎击拳头，硬拼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形成，我们全部撤出了阵地，暂避敌人锋芒。敌人没有穷追，从东古树村大道涌向营口，估计不下万人。

后来得知，敌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进犯田庄台同时，其主力横越辽河迂回营口，东西古树子村遭遇的敌人，即是这股偷渡的部队。

当天晚上，二十九团所属的三个营陆续回到团部集结，没

有什么损失。我团奉命暂不回大石桥，就近到营口市东的老边镇驻扎，整理部队，探察敌情。

四、抓舌头

凌晨一点钟左右，营口街头万籁俱寂，几条人影绕过敌人的岗哨，顺着市中心一条南北街匆匆走着。这是我团战士奉命侦察敌情，化装进城来了。一座临街的房屋里，亮着灯。隔窗望去，见一名敌军军官正趴在桌子上睡大觉。侦察班长轻轻走到门前，敲了几下。里面问道：“哪一个？”

“维持会的。”

“这么晚来干什么？”

“送慰问品。”

“为什么这么晚才送慰问品？”

“刚从乡下弄来的，有小鸡、蛋和肉。”

“好吧，进来”。

好吃的东西有诱惑力量，这家伙一下子就被打动了，边说边开了门。突然一条毛巾塞进他的嘴里，他的双手被反剪到背后，一把铮亮的匕首架在脖子上。

“不准动，我们是东北民主联军……”

敌军官乖乖地举起双手，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

这天晚上真幸运，团侦察排派出两个小组，各自都抓到一个“舌头”。这个“舌头”是敌人的中尉军需官，另一个“舌头”是站岗的列兵。

第二天下午，两个“舌头”被送到团部。从他们口中，掏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那个军官是守敌一个团的少尉军需官，他提供了守敌的编制、番号和武器装备情况，只是确切人数说不清楚。他还说，守军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都不愿

打仗，尤其是不愿到东北来。内部矛盾也很重，当官的喝兵血，贪污扣饷，还体罚士兵，动不动就打几十军棍，致使大部分士兵怨声载道。

通过“舌头”提供的情报，我们比较全面地摸清了守敌的实力和士气，为收复营口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张团长报捷

一月九日上午十一点左右，从老边西北方向传来时紧时缓的枪炮声，一直持续到下午两三点钟。我们派出的侦察员还没回来，情况不明。

晚五点钟，老边停电，我和车政委摸黑在屋里谈话，警卫员报告：“有一个老百姓要见团长。”等到我们起身迎接，这个“老百姓”已经进屋来了，操着浓重的山东掖县口音问：“哪一位是郑副团长？”我还没来得及答话，车政委就迎了上去，搂住来人的脖子大笑道：“哎呀老张，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接着车政委对我介绍说：“郑团长，这是三十团张团长，张东林同志。”

张东林团长在胶东根据地时，就是有名的指挥员，声传遐迩，威震敌胆。大概是受旧小说的影响吧，人们总认为冲杀疆场的英雄一定得象张飞一样粗鲁莽壮，在我的想象中，张团长也当如此。但是，此刻我见到的张团长却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只是由于战火硝烟的燎烤，略显得老了一点。

张团长说，今天和敌人打了一仗，在高坎北面礮子泡（正是我们上午听到枪炮声的方位）。敌人一个团至少被我们消灭了两个连。”

“好啊！祝贺你们首战成功。”我和车政委不约而同地

喊起来。张团长接着说：“我部奉命在高坎一带监视营口敌人动向，搜集情报。接到便衣侦察员报告，营口守敌向我部防地开来。我站在土围墙上用望远镜看到了敌人前卫部队，后续大队人马尚离很远，看上去前卫部队呈搜索队型前进，不是战斗队型，判断他们还没发现我们。我把一连布置在村子正面，告诉他们，等敌人进到三十米距离以内，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打，但不许反冲锋。另两个连集结在村西北部一处隐蔽的地方，待机出击。为了让敌人上钩，我派两名便衣迎上前去，朝他们打了几枪，转身往回跑，敌人上钩了，一个连跟在后边追上来。”说到这里，张团长笑了笑，

“敌人的营连长大概都是军校毕业的，按着操典布阵打仗。在村外半里路左右，三个排就疏散开，先是一阵一阵六〇炮轰击，接着是机关枪掩护，交互前进、跃进、匍匐前进。我们的战士藏在土墙后面看热闹，嘲笑敌人真是教条主义。这套操典，本应用在对方火力下。现在我们一枪没放，他们却玩了一大套花架子，这只能暴露他们临阵怯战的虚弱和恐惧。

敌人的第一次冲锋被打了下去，阵地上留下了一片尸体，足有他一个连的三分之一。第二次冲锋也被打下去了，又留下一片尸体。敌营长火了，把全营兵力都用上了，也不再照操典行事，呼呼拉拉一窝蜂拥上来。由于连吃两起败仗，士气低落，毫无斗志，刚刚进至我方阵地前五十米，全部躺倒在地，象被钉子钉住一样，没人敢站起来继续前进。趁此良机，我们的火力展开，狠狠地杀伤他一阵。然后从正面来一个反冲锋，大约这一个营的‘中央军’只剩下三分之一活着跑回去了。直到我们打扫完战场，敌人大部队才赶上

来，乱放了一阵八二迫击炮，扫了一阵机枪。这时，我们已经悄悄撤走了。”说到这里，张团长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缴获的武器把部队装备起来了，弹药两个月也打不完。”

我和车政委问道：“敌人的战斗力怎样？”

张团长回答：“草包，一群草包。听到机枪响就卧倒，当官的拉都拉不起来。听到手榴弹响，掉头就跑，一遇上刺刀，就缴械投降。不过，他们武器较好，也不节省子弹，肯放枪，打起仗来，要防备这一点。”

张团长是专程来通报战况的。他们取得的胜利，使我团指战员很受鼓舞。同时，张团长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实战经验，也给我们提供了借鉴，对敌人的作战方式和军心士气有了全面印象。这对以后我团大战营口取胜，是非常有利的。

六、求战心切

团部的土炕上，杂乱地堆着五颜六色的纸片。车政委和团政治处主任贺仁同志告诉我，这是各营、连指战员的请战书。虽然纸张不一，有的字歪歪扭扭，但语言朴素，思想纯真，目的一致，就是要求打仗，要求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当爆破手。

车政委、贺主任自三八年就从事部队政治工作，称得上是行家。他们分析后认为，当前部队求战情绪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产生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古树子遭遇战没有收缴，空跑一趟，而且主动退出战斗，这对于多年来经常打胜仗的指战员来说，总别不过弯来，认为是吃了败仗，非争口气不可。另一个原因是喜欢敌人的新式武器，听到张团长他们夺到不少轻机枪很羡慕，也想通过战斗缴获装备自己。我们的战士，尤其是青年战士，

得到一件好武器就象得到了心目中最理想的美人。

雪片一样的请战书送到团部，其中还有点来头。昨天张团长部队的胜利消息，被一营通讯班的战士“小广播”王长安得知。他急得整整一个晚上没睡，跑遍了全营的连和排，到处宣传张团的胜利，“煽风点火”，串联大家要求打仗。

“人家夺机枪，我们到处空跑”。“小广播”这么一搞，群情哗然，从连长到警卫员都急不可耐，求战心理几乎达到爆炸程度。

团部的几位同志看过请战书之后，不约而同地认定，该寻求战机了。

七、初战营口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上午十点钟左右，团政委正在听取各营教导员汇报工作，忽然一辆大客车开到团部门前停住了，纵队司令部的首长亲临前线了。

纵队司令部作战科长徐志明走下车，对我们说：“吴克华司令员、彭嘉庆政委来了。”陪同两位纵队首长前来的还有师长杜光华、政委李冠元以及纵队通讯科长、侦察科长、秘书、警卫，总之纵队、师两个司令部的主要人员都来了。

在一个不到十平方的农舍里，炕上地下挤满了人。纵队、师首长听取了我们的全面汇报，对指战员求战心切的旺盛士气大加赞扬。吴司令员、彭政委临行前告诉我们：“要准备打仗，准备工作一定要扎实，特别是政治思想工作要做好。”

纵队、师首长亲临前线检查工作，使我预感到大战将临。但是他们走后的十一日、十二日两天，各条战线上一点动静也没有。纵队司令部、师司令部既不来电话，也不派人

来。我心中明白，上级正在作重大的战略决策。

一月十三日上午，纵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命令上说：敌五十二军二十五师集结在营口。我方于十三日晚向其进攻，务求全歼守敌。以二十八团为前卫，二十九团随后跟进。各团要于下午五时出发，六时前要准时打上。

我们二十九团按命令五时出发，成三路纵队向前开进。接近营口市东郊，突然听到市内一阵激烈的机枪声。我们以为，这是前卫团与敌人交了火了（后来得知，是前卫团与驻营口的苏联红军发生了误会了）。我观察行进路线的前方，没发现一个敌人，只是看到一个集团一个集团的用麻袋垒成的防御工事。我心中感到奇怪，一月份正是营口最寒冷的时节，地冻三尺，滴水成冰。敌人进驻仅仅四天，为什么要耗资费力修这样大规模的防御工事。况且，市内高楼不少，拿下一个制高点，这些工事就都落在火力控制之下，毫无用处。当走近工事用手一摸，真相大白：麻袋里面装的不是土而是雪，一推就倒，引起战士们哈哈大笑。由此可见，敌人是一群自作聪明的笨蛋，搞这种虚张声势的伪装，只能暴露其软弱怯战的心理状态。

部队继续前进，直插市中心。当走到纺织厂附近时，突然一排子弹从对面的烟囱平台上打来。前面的战士立即冲上去，送上一包炸药，轰隆一声，烟囱虽然没倒，但敌人却被爆炸的气流送上了天。这时全城战斗越来越激烈，枪声、各种口径的炮声密密麻麻，连成一片。

我们团部就设在纺织厂办公室里，不到一个小时，一营送来一个俘虏，是从“青林馆”抓到的少尉。从他口中得知，现在固守营口的敌人只有一个营（加强营），除了三个

步兵连外，还附有一个团属机炮连，其他部队都于今天上午乘着几十辆大卡车朝牛庄方向开走了。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进城好久才打上，原来敌人的主力溜了，只留下了一个营等着送死。俘虏提供的情报很重要，车政委立即起草一份简单报告，派人连同俘虏送往师部。晚十点左右，杜光华师长来到我团指挥所，他说：“刚才接到纵队通知，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各战场都要于十四日零时停火。”杜师长命令我们：务于零时前打下营口，如果打不下来，要严守协定，按时停止战斗。”

战斗，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要尽最大努力，打下营口。

八、夜幕下的周旋

杜光华师长去后，团部向各营下了书面通知，命令他们抓住敌人主要目标，寻求战机。但是敌人利用夜幕的掩护，采取分散兵力搞“小突击”的战法，在我各进攻部队的通道上骚扰捣乱，迟滞我进攻部队的速度。我同贺仁主任一起到各营了解一下战况，做具体的进攻部署。这时敌人正盲目地打炮，无论你走到哪里，方前左右都会看到有炮弹飞过的白色火光。这些炮的射程，都超过我进攻部队的所在位置，仅对后方通过开阔地的通讯人员和担架队有一定威胁。这说明敌人也没搞清我方进攻部队的情况。我们到了一连阵地，连长报告，刚打掉敌人一座小楼（青林馆），消灭一个排，但目标消失了。看来这伙敌人还有点训练，夜战纪律比较好，鸦雀无声，不留痕迹。只是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受命向伪“市役所”大白楼（今市政府）集结。

过了一连阵地，向南来到友邻部队二十八团阵地。副团

长徐子安坐镇指挥所，其他团指挥员都到火线上去了。我们又来到二十八团一营阵地，营教导员蔡洪江正在指挥“九二”步兵炮向敌人占据的小楼轰击，敌人还击也很激烈，双方展开火力对峙。蔡洪江同志说，他们也遭到敌“小突击”的骚扰。所谓“小突击”，就是敌人派出两三个人，带着冲锋枪和手榴弹，在夜幕掩护下偷偷摸到我们的后面，朝着密集队型狂打一阵。等到我们把队伍整顿起来，他已溜之大吉。这样反反复复就把我们拖住了。

我们攻城计划是动用四个团兵力，摆了个大规模作战的部署，现在对付敌人一个营，兵力就显得分散。还没有抓到全部目标，包围控制起来。察看了战场的形势之后，我和贺主任回到团部已接近午夜。向车政委和于参谋长通报了情况，经研究，向师部写报告，请批准按时停战。

九、守敌玩火 破坏协定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零点，我攻城部队已占领营口市区绝大部分，按照上级命令，停止进攻行动，严守阵地。这时，只有背靠辽河坐落在市区中部的伪“市役所”还在敌人手中。十四日一整天，敌人忙忙碌碌，把正面防区一百米以内的建筑物，凡能拆的都拆掉。大楼的门窗全部用沙袋挡住，二楼平台改成临时炮台，集中布置了三十门大、小炮，准备了充足的炮弹。他们差不多把各处的散兵游勇全部集中到楼内，摆出固守到底的架式。敌人对停战协定根本不放在眼里，仍然打枪、打炮，打死、打伤我部战士十几人和数十名老百姓，更不能容忍的是，我方为了制止他们肆无忌惮的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动，派了两个人前往送交抗议信，也遭打伤，他们还大声叫喊：“停战令对东北无效。”全体指战

员怒气冲天，纷纷请战，坚决要求惩罚这股顽敌。

请战书送到师部，十四日晚八时，师部下达了作战命令。指定我团负责攻克大白楼，严惩守敌。同时根据我的要求，给我团配备了一门“四一”式山炮。

经查明，据守大白楼的是敌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一个加强营，营长吴占林。为了适应夜战近战的需要，车政委主持召开军政委员会（扩大），传达作战命令，讨论作战方案。经研究，决定我团以一营、三营担任主攻，兵分两路。一营担任大白楼正面进攻，三营担任东侧面进攻。二十八团布阵于大白楼西，以防守敌西逃，并伺机助攻。根据敌人防守情况和火力配备，正面进攻要通过广场，难度较大，因此确定主攻方向放在东侧。

大白楼东侧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守敌连个枪眼也没挖，二楼平台也没有向东布置的火力点。而且东侧的射界他们没清理，原有的建筑物都完好存在，便于进攻部队隐蔽行动。因此三营九连很顺利地进到离大白楼仅有五十米的一处院子里。

果然不出所料，守敌集中全部火力防守正面战场，一营一连的进攻受阻，进展缓慢。团部决定加强东侧的进攻力量，由我亲自去指挥。

我和几位参谋、政工人员、警卫人员、一个炮兵班带一门炮，从设在纱厂的团部绕到辽河边，接近了三营阵地。这时，正赶上三营第一次进攻失利。原来，担任东侧进攻的指挥官三营副营长王玉堂同志，看到白楼东侧有一扇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下令冲锋。一个排上去，砸开门就往里冲。结果遭到楼内守敌的杀伤，只好退出来。我后悔为什么不早

来一步，制止这种冒险行动，免去战士们不必要的牺牲。王玉堂同志向我报告了战况，我观察了一下周围地形，问道：

“为什么不用炸药？”

“没有用它。”王副营长没说出什么原因。

“炸药带来了没有？”

“带很多，但眼前没有，要到各连去找。”

现在各连都疏散到隐蔽的角落里躲避敌人的炮火，天这么黑，又不允许大声喊话，到哪里去找？即使找到，还不知道火具是否装上，能不能用？面对这种情况，我急中生智，果断地命令把山炮拉到离大白楼约三十米的一家院里，从墙上开洞对大白楼直接射击。这一招是我在胶东党校学习时，从军分区作战参谋邹德善同志讲的故事里学来的。他说——五师六八六团张团长，指挥打炮一反操典，不是把炮拉到远离目标几千米再放，而是把炮架在离目标几十米内，拉开炮栓，从炮膛里直接瞄准射击，百发百中。但是，我的指挥命令被炮兵排长拒绝，因他是纵队炮营的，我也不好强制。巧得很，这时师参谋长寇奎甫同志来了。他对炮兵排长说：“听郑团长指挥，快拉进来吧。”炮兵排长敬了个军礼，说道：“参谋长命令，把炮拉进来。”

十、炮轰大白楼

战场上的人，有时真是力大无穷。山炮进到选定位置，要通过一堵断墙。墙基残留三、四尺高，倒下的乱石堆得象屋脊，一个铁轮山炮要推过去可真不容易，炮排长一声令下：

“推——”炮兵和在场的步兵战士、警卫人员一拥而上，硬是把山炮推了过来。然后在冰冻的地上挖好坑，固定炮位。炮排长走过来，行了军礼：“报告副团长，准备完毕。”